

## 虎溪第四笑

2008.12.20 釋見鑣

剃度那晚，剛剃光頭的我抱著僧服進浴室沐浴。就要換上出家人的衣服，真令人興奮。穿上衣，穿下服，拿進來的全都穿到身上了，可就是怪怪的，不知少哪樣。就這樣，我走出浴室，在外面等待的，是我的剃度恩師與親愛的師兄們，他們眼睛瞪得老大，等著看法門新龍象的莊嚴模樣。隨著我緩步走出，他們的眼睛是愈睜愈大，嘴也愈張愈大。終於，有人喊出：「你的綁腿呢？」「什麼腿？」我趕緊四下左右望，「就是這個啊！」有位法師抬起小腿，指著綁著褲管的束帶。「哦！」恍然大悟的表情還沒結束，我心裡已經出現了下一個緊張：「ㄟ，那我把知眾給我的什麼腿的，丟到哪兒去了？！」

剃度了才知道僧人穿衣也有一套，接下來，忙的也不是什麼大經大論、打坐禪修，而是許多出家人的禮節儀規要清楚—穿衣搭袍、上街購物、出外訪友、書信公文通通有規矩，自外而內地，歷經由俗轉僧的過程。雖然我曾讀過「堯舜垂衣裳而天下治」，但仍是一頭霧水，此刻處處強調「僧俗有別」，為的是什麼？

在中國，僧俗有別是爭取來的。東晉慧遠大師與當權者、當時主流意識辯駁，爭取佛教僧人能維持其生活方式—無論是異俗之舉的剃髮毀形、沙門袒服，或抗爭朝廷沙汰僧人、沙門跪禮王者，皆撞擊了中國知識份子與實用利益至上的觀點，考驗這個社會對宗教信仰開放的程度，在立基經濟、政治的實用導向之外，是否還有允許多元文化與多樣價值觀的開闊。而這遠超世間價值的生命型態，在此時的中國還找不到對應。因此，說慧遠大師是中國佛教的護法衛教先鋒，毋寧說他是深切體會了佛陀對「人」的尊嚴的讚歎與尊重，以佛教僧人的立場，為中國展卷「人」存在於天地間的新風采。

送客不過虎溪的慧遠大師，卻因和道人陸修靜、隱士陶淵明語道契合，不覺過溪，三人相與大笑，留下「虎溪三笑」。我最愛那「行行且話不覺勞，十里歸程初未料」的深摯默契，也有「無緣喚我第四笑，俯仰宇宙成長嘯」的古今慨歎。僧俗之別何來？在這有濃有淡、有枯有榮的人生裡，讓我們尊重彼此的選擇，扶持增上。